

清
代
記
叢
刊
堅
瓠
集

緒人獲著

士

卷之三

五代史

三

堅瓠續集卷之三目錄

寓簡論易

未見錄

朝鮮試文

食棗齒黃

文士苦心

文公好學

文信國

謁壽星

毛老人

忍為通寶

田畯醉歸

孝童

物作人言

物有人心

紫泥封

牢丸

露布

戊辰榜

孝廟人材

詩誇家世

步輿

陳仲子墓

雨魚

雨異

雨錢

火浣布不朽木

擬人聖賢

陳希夷對御歌

阿濫堆

項氏語讖

鬼畏正人

河神

文昌經治疫鬼

太守執柯

人皮鼓坐禱

戚繼光猴

菩薩蛇

蠶神

宮巷濂溪坊塔

異鏡

唐文襄

八歲善對

陳杜拾遺

捋鬚刺眉

秀才張妓

楊李潘治第

試院鶴啄封

冰雷繪梅

石中物

雷鳥雷神

玉脂燈臺

陰德不在遠

孔孟所使

暮力酒量

兄弟別號

人腹鼠蟹

吳中異人

圓珠殼

楊鐵崖

盆景

石號



清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寓簡論易

宋沈作詰著寓簡十卷。其論易多佳語。如極否時能約己厚下。則否傾為益。取否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文泰時或剝下奉上。則泰過為損。取泰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損下而益上。斯為否䷋矣。雖損䷨也。損上而益下。斯為泰䷊矣。蓋天下治亂成其損益而已。

未見錄

天都載載屈諫著未見錄。中多佳語。如泰太也。世治太甚而將反也。故聖人處泰而益懼。又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母氣虛則子氣淺也。又曰。五行之氣。其一旺者其一衰。故土木之工興而金必竭。況一衰而二旺乎。諫又著答客問一書。其中商確時務。亦多可採。是必留心經世者。惜不載其何時何地人。

朝鮮試文

馬仲履曾見朝鮮試文。其二論。一謂漢高祖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為義帝發

喪是豈移孝為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羨
光榮之心。二說皆可味。

食棗齒黃

養生論齒居晉而黃註不能解近觀醫說引遜齋間覽云倪彥及宦太原云土人喜
棗貴賤老少嘗置棗於懷袖間等閒探取食之繆食棗故齒多黃叔夜所謂齒居晉
而黃是也吾子行曰晉人喜食棗若粵人之啖檳榔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接沈約有攢心之僻曹植有胃反之論任
末削荆為筆刻樹汁為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左太冲門庭溷廁皆置筆硯周大朴
作詩屬思不續墜落炕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卧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頭
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讀崔浩留心經術至夢與鬼爭議崔融為文下直
馬過其門而不覺孟浩然終日苦吟眉毫盡去賈島馬上推敲誤衝京兆節而不知
王摩詰苦吟至走入醜甕是皆文士苦心猶云夫子發憤忘食之意至楊子雲賦甘
泉所情牽思夢陽出而砌郭路定舊說絕於燈下李廣勤學使心過度心神辭去而

沒鄭倣依陽道州讀書月餘與論國風倣不能往復一辭。遂鑿陶冶性靈。何至以身殉之。風雲月露。幻出一座北邙山。諸公直是癡漢。宜乎梅聖俞羨老兵醉卧為快活。老兵不識字。為更快活也。

文公好學

楊誠齋貽朱晦庵書曰。得書知股肱之疾。移及腹心。是在醫法顧不察耳。臘神不曰。孰使我饑渴之不恤者。非書耶。孰使我廁目鏤心椎胸掐腎者。非書耶。某屢陳囊硯。積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知酷嗜在此。又戲跋晦庵楚詞解云。注易箋詩解魯論。一帆徑度浴沂天。無端又被湘累一作靈喚。去看西川競渡船。按傳燈錄大耳三藏具他心通南陽忠國師欲驗之。三藏云。國師是大善知識。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誠齋用此以戲之。

文信國

文信國天祥既赴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自後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羣臣入朝。亦列炬前導。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事。廬陵郡公。隨設壇致祭。丞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起。吹沙滾石。不能啟目。俄捲其神主於空中。隱隱雷鳴。如聞怒聲。天色愈暗。乃奏改前。宋少保石丞相信國公。天復開霽。此事甚奇。見

鄭龍如偶記。而正史及公集皆不載。

謁壽星

偶記載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時觴客舉樂。毛侍御過其地聞之。乃屏騎往觀見階前數人。皓首蒼顏年可百歲。不知孰為老人也。問之則皆老人子。老人後出。問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溫。特來謁壽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侍御問所以。老人曰。某幼時遇劉伯溫。相言汝當百八十歲。後有客與我同名者來。汝逝不遠矣。觴罷客散。老人果沐浴而卒。

毛老人

明初朝覲。凡州縣老人亦與焉。高皇因問老人曰。朕築室後湖藏天下黃冊。當作何向。一人曰。當東西相向。早晚日晒庶無濕潤。高皇大喜。問姓名對曰。毛某。高皇賜酒飯曰。汝言有理。況汝守之。俾無鼠患。遂引至後湖埋之。故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間戶部郎中東莞鄧琛嘗坐後湖廳事。見一老人揖曰。吾為朝廷守冊百四十餘年。一冊不為鼠傷。未蒙嘗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也。言訖不見。鄧具牲醪祀之。後以為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忍為通寶

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寶也。如與人相辯是非。這其間着個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如與美女同眠。這其間着箇忍字。養了多少精神。如宮室車馬衣服。這其間着個忍字。節了多少財物。凡世間種種有為。纔動念頭。便惺然着忍。如馬欲逸。應手加鞭。則省事多矣。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運忍。如刀割水。曾無所傷。和者衆人見以為狂風驟雨。我見以為春風和氣。衆人見以為怒濤。我見以為平地。乃謂之和耳。

田畯醉歸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即酣。誠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豐筵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終日拘攣。惟恐有言語之失。拱揖之悞。此則所謂囚飲。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拽背黃牛載兒子。旁扶阿父歸。鬢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

孝童

樵書順治癸巳四月。泰安州守策馬泰山下。仰視天嶺交氣。尺五相懸。忽見一片白

雲自山巔搖曳而下。中有一人。端然正立。守以為仙也。停驂道左。與從者望雲羅拜。飄然墜地。一童子也。總角艸々。翩然如畫。守驚問之。童曰。兒姓孔。聞之母氏兒之祖是聖人。兒十齡矣。母病不可起。私祝泰山。願隕身續母壽。母幸愈。故赴捨身巖上。以踐夙言。不意其至此也。守敬異之。以所乘輿載童子。併輿粟肉資送以歸。

物作人言

鸚鵡鸚鵡。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能人言。晉惠時江夏張騁所乘牛人言。犬人言。夸堅志鄱陽汪三宰牛。牛亦人言。又石門羊屠家羊人言。金樓子載西周之犬能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張林家犬皆人言。又嚴遵美貓犬相對人言。鄱陽龔紀貓人立而言。荆南之虎人言。盧傳素馬人言。唐路巖馬亦人言。夢澤之鹿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于闐野豕人言。渭南主人猪亦人言。駝坊使臣橐駝相對偶語。周南家鼠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孫吳時永康龜人言。嘉靖間楓橋瘡醫龍溪家大龜亦人言耳。談載嚴州蠶人言。宋處宗羅含雞皆能人言。紹興時亳州魏翁雞能人言。有人葬墓。萬曆初史文學家母雞作人言。宋乾道初虎丘之鵠人言。華表之鶴人言。東都龍門曾同華上峰乍人言相慰勉。天寶間宣成劉成舟中解呪呼佛。當塗李暉舟中魚羣呼。

佛至揚州蘇隱氣能讀阿房宮賦更奇。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野賓能識仁裕。烏龍知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駿馬終殉名將。古了不願入夷里。烏報效孝子。白龜脫難酬恩。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朱溫。崖上白鷗悲號。墮水元季五象不拜明太祖。下至螻蛄蠅蟻皆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可以媿天下無義氣丈夫。○萬花金谷載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此可與唐元義象並傳。

紫泥封

漢詔書多稱紫泥封。武帝元封中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敢過。有人治此金為器皿。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其金百鑄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也。帝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為璽封。蘇武衛青等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此泥乃絕。○隴右記。紫泥出階州武都郡。

牢丸

丹鉛錄引束晳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以牢丸具對真一酒偶語雖工。然不知牢丸具為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罷上牢丸湯中牢丸註云牢丸今湯餅也。並無牢丸具。貧奇趁韻雖東坡亦不免考歸田錄引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久之號。薄持荀氏謂之薄夜。起溲牢久皆莫曉為何物。又見一書引餅賦終歲飽施惟牢九乎。觀此則牢丸未嘗無本。久或誤為九。九或誤為丸。亦未可知。○寒具寒食具也。楚詞所謂餛餣及粃粃蜜餌。即今燒餅與油餧之類。齊民要術作環餅。

露布

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漆竿。名露布。其後因之。按漢桓帝時。五侯貪縱。李雲露布上書。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桓溫北征袁虎倚馬撰露布。蓋古者文書不封。而應告中外者。皆曰露布。自元魏以來。專為捷書。寫以練帛。建於涼竿。是露布前此已有之。書帛揭竿。始於後魏。

戊辰榜

弇州外紀。正統戊辰榜中四閣考。二冢宰以為盛事。然而閣中有萬安。遂使一榜無

色。未若隆慶戊辰四百人之內揆席七人入座十五人卿貳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其餘衣繙懸金者一百五十餘人。自有制科以來未有擬其盛矣。正統為彭少傅時劉少保吉劉少傅翊及安王尚書怒尹尚書是隆慶為沈少傅一貫朱少保廢趙少師志臯張少保位子少保慎行王東閣家屏陳少保于陸。

孝廟人材

弘治間西曹有對云。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兵部主事。又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已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瓊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又壬戌魯鐸榜復有永平魯鐸有兩朱袞一美貌。一貌不揚。時有對曰。魯鐸分南北。朱袞別妍媸。又弘治丙辰科進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李西涯即席出對云。孟仲季春惟少仲。諸進士無能屬者。西涯復云。夏商周鼎獨無商。是雖資謔而一時人材之衆科第之盛朝廷雍熙之象於斯可見。

詩誇家世

祝瑩美言其尊人曾手錄一詩。盛誇家世之赫奕。官職皆係明代然狀元不及百人。三代同朝者絕少。作者姓名終未能得也。詩云。特報黃堂太守知。小兒今忝狀元回。

家兄御史山東道。舍弟郎中福建司。伯父舊年陞冢宰。嚴親今歲轉尚書。不才久已叨黃甲。願假人夫一片時。

步輿

張江陵再起時。所過州邑郵傳。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江陵猶以為無下箸處。至真定太守錢普無錫人能為吳饌。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一聞。許郡縣轉相效尤。吳中之善庖。名慕殆盡。普又創步輿供奉。前為重軒。後為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左右各令一童子侍為揮箑注香。用卒三十二人舁之。

陳仲子墓

鄭龍如雋區載長山古於陵地。志稱仲子墓在焉。歲久無踪。張明府文龍遍跡之。於西市居民圃中。得一坏壘。詢父老暨文學縉紳。皆指為是。乃捐俸易地。壘土置碑。題曰於陵仲子之墓。建祠墓側。舊未有祠仲子者。張既輯祠。欲歲時享祀之。思仲子廉且不受餐於母兄。安得伯夷之粟栗之。乃以歲時文廟祭享。撤所獻孔子大羹一盂。佐以李栗。釋奠如禮。著為令。春秋無改焉。

雨魚

漢書鴻嘉四年雨魚於信都長五寸許唐書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隕於鄆州述異記雍州雨魚長八寸許庚申外史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雨魚長尺許人皆取食之明嘉靖壬戌三月二十三日山東德州雨魚三日輟耕錄志云天雨魚人民失所之象天都載載萬曆丁酉楚王府後有長春寺遼以澄湖湖與外河通寺前蓮臺忽龍起蓮葉間雨如傾魚皆乘水上升從雲中散落百里內家家獲魚少陵詩驟雨落河魚此誠理所有者但正史所載天雨魚甚多未可概視為河魚散落也。

雨異

雨金雨粟雨稻雨米雨麥雨黑黍雨紅豆雨魚雨棗雨灰雨麌雨沙雨土雨毛雨血史書所載異矣漢成帝時宮中雨蒼鹿殼而食之味甚美永光二年天雨草而葉相樛繞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為龜後漢建和三年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肪劉聰時平陽雨肉廣二十七步魏文帝時安陽殿前雨朱李人噉之數日不思食河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晉張仲舒在廣雨羅箋甚多梁武帝時殿前雨雜色寶珠唐貞元中雨木於陳留長五寸許乾符中洛陽雨一物墜地如羖羊宋紹興中汴京雨冰龜數十里大小皆具首足卦文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